毛詩後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涇　胡承珙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爲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即其言虞芮質成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皆卽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疏遂歷引讖緯以爲證唐梁肅巳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尙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風俗通義皇霸篇云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巳王乎然則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巳孔疏雖援讖

緯申鄭然尚云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
爲受命而王天下則眞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
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珙案此明
言文王不肎伐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
必無文王稱王之說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爲周公作者
如翼奉疏言周公作詩深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
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此皆與呂覽

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蓋當時說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即三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珙案宋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於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爲定論蓋昭於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爲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

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濟卽詩所言河之濟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卽周禮之靈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珙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卽書之丕顯丕承王氏經傳釋詞歷應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

卽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尚有云不是者蓋以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緩急輕重之殊耳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

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珙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旣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卽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

注集傳更之葢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衞襄公語與在
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
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珙案墨子明鬼篇引
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
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
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
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
可謂斷章葢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
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

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恪之傳以爲證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亹作娓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爲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承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亹亹釋文音亡偉反鄭云没没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亹爲釁之俗字知亹亹並釁之俗字蓋釁字一變爲亹（見唐等慈寺碑）再變爲亹以音近文（史記夏本紀亹亹穆穆司

馬相如傳作吺𥈭穆繆俗又加文也承珙案鈕說是也古𦦨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𦦨於勇杜注𦦨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𦦨爲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仡奮𦦨以軒髻今文選𦦨字作亹是𦦨爲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義相近諸書𦦨多作亹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𦦨呼爲亹此形之所以又變爲亹也周禮天府邑人雞人注皆云𦦨讀爲徽此音之所以又變爲亾偉反也要其爲勉義則相承不變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知亹勉義同故此傳云亹亹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

左傳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申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珙案傳箋皆以哉周爲始者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栽載竝借用此詩當訓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

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
毛云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
生於我周王之國思語辭不爲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爲辭
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
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
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珙
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義優矣且詩中大例
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水禮器疏引作
斯樂泮水是思卽斯斯借同爲語辭又未嘗不在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榦也嚴緝云釋詁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

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爲榦事之臣失之矣承珙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榦爲二物爾雅毛傳蓋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榦也木所立表曰榦因而人之立事亦曰榦此義之引申者故文言曰貞固足以榦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珙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語周語引詩於緝熙亶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

毛於此用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爲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晧類竝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葢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遂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淸敬之皆本此

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俾緝熙于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
嘏之意獨於昊天有成命傳熙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
泥於爾雅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光與廣同訓熙爲廣猶
訓熙爲光耳以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矦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
億多言之也至天巳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
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矦爲維則其意
如肅言也鄭惟以矦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
爲君者承瑈寀傳用孟子仁不可爲衆語則服自當爲臣

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侯爲君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君于周之九服倘可若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旣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

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珙案漢書劉向上疏云

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殷士爲殷矦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傳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序 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

忠藎之臣恐太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毛義得於師授當不誤也承珙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藎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孔晁注藎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此釋藎字正用毛鄭之義其解爲忠藎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傳注云胡濟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此詩前四章皆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監殷而法文王蓋第三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王進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閒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王之德即謂不敢斥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

何以又序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
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
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
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
毓歟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
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
詩時改之耳承珙案鄭於詩言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
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然韓奕言不可改易
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詩駿命不易以

為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姒德盛禮隆然後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

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珙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正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竝不及武王而殷士祼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三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緝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

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珙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于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解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蓋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珙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教令不行所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

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葢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爲長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挍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孔陸本皆作之此總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之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卽不得在任下

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承珙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爲一句是既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即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誤摯虞思游賦序云氏仲壬之洪齋亦可爲經文作仲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郎今之匝義同也承珙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郎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韓詩外傳云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

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謂各本作位詩考引作謂殷適使不俠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俠義與毛鄭同葢俠挾浹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承珙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

篇俱訓大自即以爲京師之京若拘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詞則王季旣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説未爲不通即王肅以爲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爲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文義重複此蓋自毋家言之爲來嫁自夫家言之爲曰嬪互文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竝無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爲嬪常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之地名乎以此衡之傳義爲優矣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室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京爲周地名非是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於文王生適有

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正義曰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文不爲識字作音蓋亦以爲知識之識後儒疑其不安故或以載爲成（藝傳李解皆謂文王始成人之時）或以載爲年（呂記嚴緝皆引朱氏曰載年也）近人又據鄭注中庸栽者培之讀如此載遂謂初載爲初免懷抱能自立之時承珙案毛公此等故訓必確有師承鄭箋申毛若以識爲知識則列女傳謂文王生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何得言適有所識乎可知孔陸皆未悟傳箋音訓此識似當讀爲記識之識國語晉語子犯授公子載璧韋注載記也記與識同毛以載爲識者謂文王生而

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疑即當時記驗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俔天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其必以爲記驗之徵兆明矣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諭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俔譬喻一曰閒見也竊謂俔從人從見則見

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即
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
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罄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
之則俔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嘗曰磬之義人
所共曉故卽以磬解俔耳段懋堂曰磬玉篇廣韻皆作罄
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間見也間當
作閒釋言閒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
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承珙
案傳以磬釋俔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
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俔者古語磬者今語

二字雙聲是以毛作俔韓作磬毛以磬釋俔是以今語釋
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俔是閒見盧氏
又從闚見爲義諸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俔天必有異
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闚見則必連之姝二字方成文義
必不得以俔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
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
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
鄭意本各別孔疏申毛旣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
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不畫一而以卜吉爲善

祥亦非毛訓祥為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珙案孔疏申傳牽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為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為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以為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造舟當在洛上承珙案川流迂曲卽循岸而行

者亦非必盡可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閒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郎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疑郃水入河不入渭以上文在渭之涘乃文王所居非大姒之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受命稱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

謂賢女配聖人所以重昏禮耳竝不以此爲天子親迎之證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說王者不親迎以此詩親迎于渭爲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此詩其又言王基所說不知何書要與鄭異義當是從毛說者

始尤可見受命卽是王基不必身自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爲周制殷時未有等差葢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爲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旣云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而其申傳乃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前後自相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宜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

業之基始於文王親迎之時耳疏輒坐實以爲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承珙案白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爲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三字不成文故中以于字助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竝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纘女維莘傳莘大姒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閒者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姒姓之莘在郃陽謂誤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庶子於莘夏后故姒姓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已姒姓之莘或作姺或作侁伊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侁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姺邳竹書河亶甲之世侁人叛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侁侁人來賓則侁當殷世爲强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姒姓之國爲

杞為鄫則侁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侁殆古字通用此莘字作侁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珙案王氏謂詩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為即伊尹所耕之莘野亦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人表女志鯀妃有㜪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㜪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㜪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

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
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
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
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
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
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侯字無傳箋
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王肅曰其眾維叛殷
我興起而滅殷正義以王肅為得傳意故曰此眾雖盛列
於牧野之地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葢謂

毛於文王訓侯爲維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篇訓侯爲君此則以爲諸侯陳少甫范逸齋皆據此以駁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王爲侯毛意自以經言維予維與故侯字無訓其云天下望周者卽孟子所稱徯我周王見休者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卽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閟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

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承珙案疏申傳箋不爲
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
引閟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是武王既致天
之誅於商郊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尙何待樂從之民
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當是
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閟宮之
文證此爲牧野誓師之語并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
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
貳爾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爲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釋言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

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竝稱肆之爲疾卽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承珙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珙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葢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淸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淸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承珙案如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會甲兵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幷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

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
葢曰會日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偁貨殖傳葢一
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二說皆善達毛意毛旣以會
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
虛谷羣經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注爭
一作請考鼂朝同字請淸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
會朝淸明爲問葢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
鄭所云也承珙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
貴因篇然玆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鼂字偶合未必卽
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

仕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為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為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按繫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承珙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為毛鄭之舊後人以韻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為三百篇別一格謂此篇

雖不必每章皆然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卽承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卽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與商之旅承六章之燮伐大商八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閒成篇章法亦極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緜

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東學詩曰前篇歌詠武王而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與蓋作周者文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爲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得其義矣承瑛案周之王業與於文王而遷國開基

則始於大王故此詩前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實序與經最相符合冠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柞棫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

緜緜瓜瓞傳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謂之瓜瓞瓜紹何以謂之瓜瓞瓞者瓝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瓝故謂之瓜瓞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瓞當作瓜紹瓞焦氏里堂曰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

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蔕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緜緜也箋以緜緜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緜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瓞瓞則不直以瓝爲瓞瓞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瓞二字亦非承珙案段說是也毛傳疊經文而繼以故訓往往爲後人刪去所疊之字遂致不可句讀者多矣爾雅釋草云瓞瓝其紹瓞此專爲一種小瓜言之謂瓞卽瓝也瓞何以名瓝瓝之近本繼先歲之實者爲

瓞也釋草又云瓝九葉釋文引舍人云瓝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瓞蓋又小于瓝說文亦云瓞小瓜也瓞與瓝同瓞瓝也與爾雅正同爾雅其紹之其指瓞言之卽謂瓝之近本者詩以瓜瓞連言則不專主於瓝傳云瓜瓞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者必小如瓝之近本者亦小故亦謂之瓞瓜紹不名瓞以瓝紹之名名之故曰瓜瓞又引瓞瓝者說其本義此以經言緜緜故據瓜生大小不紹爲義若生民瓜瓞唪唪爲多實之貌則但取瓜大瓞小並舉以見其多彼定本有瓜瓞瓝也四字之傳自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也焦説亦曲會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

用爾雅者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珙案襄十七年左傳緜緜生之瓜杜注云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興似祗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緜緜不絕貌不必專以瓜喻盛大瓞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嚳瓞喻稷以下固非後儒又謂瓞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瓞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

所謂緜緜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稽古編曰緜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狄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

復陶穴云耳源當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爲太王居邠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即述太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茲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閒合周原與沮漆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沮漆即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邠至大王已

經十世安得尙無家室乎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仞傳意故首章之逃遷邠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指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非也承珙案馮陳二說辨明首章是言古公初至岐下之事深合經義傳特釋民爲周民正以見爲大王時之民以太王時國始稱周也生猶造也何休公羊注自爲用土爲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太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

于沮漆是以自為從則兩句文義不相接矣
傳沮水漆水也當本作沮沮水漆漆水也亦是疊經文作
訓為後人所妄刪者蓋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潛傳云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為岐周之川矣但今
岐周之地有漆無沮故尚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即扶風
之漆沮則未聞今案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
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闞駰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
入渭水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俞山即岐山此
為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注經與諸書言入渭
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闞駰又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

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縣之岐山者也此即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人或專據此以當豳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在考今邠州爲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即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新平即漢漆縣地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

之所嚮謂邠州漆水與緜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緜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土人呼浴為于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為漆承珙謂水經渭水注所云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大鑾水武甯水諸目意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為韻上文陶與生自為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

今本水經溙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溙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溙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溙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溙文陳禹謨本刪去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溙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溙且引傳云沮水溙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溙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瓞溙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溙爲溙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瓞字使不得與溙穴室爲韻且瓞與

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文作𡫹正義引說文𡫹覆於地也此正與箋說合今本說文作𡫹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旁穿

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承珙案詩言陶復
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
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
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
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埏埴之名箋則以爲窯竈
之窯謂復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
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
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狄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戴氏
詩攷正曰豳値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

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卽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承珙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見自土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畧地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豳人從之者衆自必扶老攜

幼而行劉先主之在荆州人多歸之尚不忍棄之速行致爲曹操所敗而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姜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而流入于東率西水滸者槪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正義引釋草芨堇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堇與內則堇荁枌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嚴緝竝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

此堇定爲堇荁之堇稽古編力申其說尤爲明暢承珙案毛傳於荁但云荼於荼則云苦荼是經文如飴明謂堇固如飴而荼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荼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然則堇爲內則之堇荁及爾雅之齧說文所謂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者可爲定論矣釋文以堇爲藋引廣雅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然說文藋堇草也竝非荼名不得以當此詩之堇也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汪氏毛詩異義曰杜子春注契謂契龜之鑿正訓契爲開與傳同疏以開出其兆中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

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華氏注謂楚焞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明燋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燋爲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爇燋也經云遂歂其焌契以授卜師謂以爇燋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謂鑿龜令可爇是也承珙案何氏古義云契之訓開當通作栔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爲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集傳引或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謂

楚焞卽契則此詩曰楚焞我龜有此文理否此說駁疏亦是然周禮言掌共燋契言歈其焌契燋與焌同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焌然火也契與燋焌竝舉則契亦是一物葢卽鑿龜之器所以菙氏共之又龜甲須用熱器鑽之故云歈其焌契也契本開龜之物因而開龜卽謂之契詩之契龜自當作開龜解契開雙聲故傳訓契爲開考工記馬不契需鄭司農讀契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是大鄭意明以詩契龜爲刻開矣班固幽通賦旦筭祀于契龜亦足爲契龜卽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

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荅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承地案既云豳岐不能爲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滸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滸是謂循西來之水厓非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豳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理殊

爲弭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與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太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珙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之宜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宜二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卽申傳宜字今本脫去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

誤久矣

捄之陾陾傳捄虆也箋云捄捊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釋文虆劉熙云盛土籠也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今說文作盛土於梩中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箋以傳文略故申成之說文云捄引取也故以捄爲捊言捊取壤土盛之以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承珙案此傳文當疊捄字捄者捄虆也謂捄土於虆故箋云捊聚壤土盛之以虆正義所申不誤段氏詩傳云此謂捄卽輂之假借虆梩徙土輂也恐未必然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云度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度填

也承珙案度與宅同周禮釋文謂宅古文作厇與度相似
因此而誤臣讚注漢書韋元成傳則云古文宅度同此傳
以度爲居似以度爲宅之假借正義謂王者度地以居民
故度爲居其解甚陋韓詩鄭箋二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
曰塡曰投於傳訓居意亦相成也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屢古
作婁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又云鍛屢
者搥打空竅坳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虆盛土
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
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

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椵椵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椵明屢椵屢猶椵斂椵斂猶椵鍊椵之使堅牢猶椵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摟斂挾少之意葢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椵其土之不堅處不堅椵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之正義解爲削之入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承珙案釋文屢力注反是亦以屢爲數與正義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屢削傳當曰屢椵不得云削屢椵屢矣釋文又有力朱一

反注同此音似讀爲離婁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揆之事
理則焦氏之解爲長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
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
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
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
左傳皋門之晳爲諸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
宋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
也古文以澤爲皋爲其字形相混其實宋有澤門無皋門
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皋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

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臯應之制耳然雖制兼臯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臯應也毛傳所言為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臯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臯應而禮說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臯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珙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冢土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

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皐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尙質必無皐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皐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爲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尙書泰誓有宜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爲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爲據證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

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
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言大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
今文王不絕恚惡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
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
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旣
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珙案嚴緝
謂此章鄭氏以爲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踵之以
爲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駾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
趙注即引此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爲文王
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緜稽章爲據也愚齊云肆戎疾不

䏶㲄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惡人之心與鄭同意惟訓隕爲墜聘問不得以墜言傳意或與鄭異趙注孟子以問爲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述毛然此章之爲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棫白桵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葢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卽柞也其材理全

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梂廣雅櫟之實爲橡則其爲橡子實無疑橡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則小小者樹庳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棫皆小樹故曰拔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榦彊葉甚堅靭多瘦非易拔者也爾雅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櫟今考棫樸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遒木魁瘣則今之所謂柞者蓋枹也卽詩之所謂樸

也然則樸者今之枹而柞者今之櫟古今名實殽亂如此類者衆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爲鑿柄故名鑿子木方言誤作柞木皆昧此義其說是也棫白桵者本草謂之蕤其仁曰蕤仁韓保昇蘇頌之說皆與郭注爾雅相符是蕤仁之木與大葉結橡子之櫟皆庳小木梗塞道路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孫而木高大非其倫也承珙案小雅車舝析其柞薪則柞乃可薪之木采菽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則柞爲叢生亦可槪見詩每以柞棫竝舉自是二木三蒼謂棫即柞非是旱麓又云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則柞棫必皆爲叢生可薪之木王氏以柞爲樸樕之一種

樹𢈔而葉大者與棃仁之棫皆小木其說諦矣

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焦里堂曰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棫拔去而下巳成蹊皇矣三章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柞棫拔矣與柞棫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鋭古通道有柞棫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棫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鋭也松柏錯於柞棫之中柞棫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鋭鋭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

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承珙案拔字毛無傳釋文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乃據箋義爲音耳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於此柞棫拔矣及皇矣柞棫斯拔或有訓拔爲盡者毛以兌爲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棫而後蹊徑之閒兌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棫叢木松柏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棫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兌然易直雖緜之兌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爲異其於拔義無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屛之以下方言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

忽又言其山柞棫之茂盛文義殊不貫矣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駾突喙困也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承珙案稽古編據國語郤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㿴㑶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㿴又𡪄極也注江東呼極爲𡪄是喙㿴𡪄三字通用以證毛傳困義足補孔疏所未及惟說文口部呬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呬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駾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呬矣呬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犬夷呬矣者犬夷卽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段

注謂合兩句爲一句與日部東方昌矣相似承珙謂左傳注引詩吠夷猭矣亦是合兩句爲一句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稽古編曰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物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與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恉承

珙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幷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然則質厥成三字祗屬虞芮言之猶王制云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傳訓質爲成成爲平言以所爭不平之事待成其平於文王耳或謂斷獄謂之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其實文王竝未斷此獄也至文王蹶厥生蘇頌嚴粲皆謂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毛傳所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蹶厥生之實故箋云虞芮之質

平而文王勳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善於申傳也若祇就虞芮一事謂有以勳其心於義隘矣

棫樸

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竝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卽以山木茂盛爲賢人衆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魯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卽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竝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蓋謂人君當愼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

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樸枹木
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
蕃興汪氏毛詩興義曰傳以棫樸薪槱興賢人眾多得爲
國家之用箋不爲興以薪槱爲祀天左右趣之爲諸臣相
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
不當僅舉一槱燎即舉槱燎不必言棫樸言棫樸亦不必
言芃芃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與下章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
槱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解耳要以經言芃芃棫樸思之毛

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眾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污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葢有次第矣承珙案章首二句只依毛傳作反興爲是正義謂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然旱麓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亦祇以民之燎薪爲興說文槱積木（各本作積火从木從段注訂正）火酉聲詩曰薪之槱之其下乃引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又云槱或从示（作禋）柴祭天神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

櫝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槱燎不同至从示之禋則專爲
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珪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
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
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
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
大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
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執璋行禮唯贊祼時其他無執
璋者顧命太保秉璋以酢亦是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
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

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祼以璋瓚義實申傳不得從王氏述毛承珙案此傳半圭自指瓚柄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瓚爲璋疏引王基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即爲璋瓚其說當矣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知此章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命而王先郊後伐以此章爲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爲文王伐崇此自漢初說詩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定八年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此下歷引鄭志荅趙商臨碩問以詩三言六師皆謂六軍之師及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泰誓注公劉箋皆軍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不當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珙案白虎通

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爲鄭箋所本孔疏往往右鄭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爲回護後儒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爲疑殊不知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爲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言已足爲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爲天子疏所云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孔顨軒疑商制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役而稱王猶下帝號一

等故得以帝號尊其父焉及旣有天下謙不敢自渝於文
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厈固爵以稱其君
者乃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
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旣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承
珙案詩言周王猶末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爲稱此詩
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恐皆便文無義例也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
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
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珙案南山有臺遐不眉壽
傳云眉壽秀眉也於遐不無釋者當是以遐不爲遐亦不
顯顯也不時時也之例遐不眉壽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
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爲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
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蓋以

不爲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爲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旱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始卽緣棫樸傳爲說詩疏乃云毛以爲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

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承珙案箋引追師掌追衡笄以追亦爲治玉之名又訓相爲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覩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脩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爲文相爲質與毛解合恭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字偶作璋不過如管子不璋兩原假璋爲章耳賈疏乃云璋是

王爲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竝不作琱毛鄭皆無此解也

旱麓

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鄭仲奧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基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大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即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

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
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于大王
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
厚非以此詩爲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幷以累序故讀
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珙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
者當以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
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爲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
先祖上自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
凡皆爲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遐
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回

同義其爲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刻爲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卽足爲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

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百福千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辨亦云百福千祿不成文理承珙案千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百福此序卽用其語言百福千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千明福亦求得

葢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
千字是千字之誤引假樂箋子孫得祿千億爲證案此說
亦可不必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傳旱山名也麓
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
以干祿樂易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
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
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
傳依周語文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
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

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稽古編曰此詩之恉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珙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以後皆從鄭孔爲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榛楛喻君子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以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與文王承先祖積累

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二說似皆可通然觀畢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榛楛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爲興者亦如鳶鳶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焉耳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閒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珙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

有祠此池水皆卽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考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卽漢中之東是水經池水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興元之北卽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箋云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黃字

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轉寫脫一流字耳承珙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足不必改讀蓋玉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鼻卽謂之流故鄭注玉人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二字又以黃流爲秬鬯疏申之謂秬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卽謂黃金爲勺而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卹又作

邲案郇乃邲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邲後鄭作瑟云潔鮮貌說文作璱云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也許與後鄭本三家詩今詩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始有傳當依司農所據作邲爲正蓋邲者流皃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邲泉水也毖彼泉水傳曰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邲與泌毖竝聲同而義近承珙案瑟彼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皃之貌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郇邲者乃古字假借爲之未必毛本作邲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所共

曉歟至五章瑟彼柞棫傳訓瑟爲眾貌當由瑟郖同聲郖與謐又同字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左傳引詩何以恤我說文作誐以謐我謐卽密也言柞棫之叢密是有眾義故傳以爲眾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意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尚書西伯戡黎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承珙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

受祖則錫圭瓚者即爲文王可知鄭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伯爲州伯謂王季爲州伯文王亦祇爲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爲雍州之伯可知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爲殷三公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受圭瓚秬鬯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爲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者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

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移有如此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
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
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
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
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
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
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
也承珙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聽之政則民多病身
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

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卷哉其下引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悌君子胡不作人此亦似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與傳義相近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牡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承珙案此章言祭祀得福正序所云受祖之實則以享以祀當指

文王之祭祀言之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淸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當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爲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駮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

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
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德盛無斁從容中道
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
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珙案諸家惟范說爲長
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珙案毛傳於不可
休思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風雅各舉其一以
見三百篇思字多爲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
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
如思變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
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

齊思媚爲思願以思皇多祜爲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亾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汪氏異義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祗稱公惠于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爲公未爲不可箋於京必爲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王始有心予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爲義此稱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廟陳其宗器申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

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蓋當時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承珙案以宗公爲大臣實與下二句文義不貫疏引國語胥臣之言以爲順大臣之證然旱麓首章傳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輿意三章傳用中庸語疏又謂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則何以知胥臣之引詩果取本義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然則宗公爲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不知經傳亦未嘗有以大臣爲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爲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

少也鄭逍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姒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主也古者諸矦一娶九女一爲適餘八爲妾元妃歿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傳釋寡爲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矦自稱曰孤也大夫曰寡君之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衞莊姜自

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竝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是寡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妻此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珙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爲衆則適爲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衆妾爲言之意傳上言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衆妾言故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爲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無牖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爲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必代爲謙辭二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
正義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
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
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
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横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
也承珙案王肅以迎治申傳固是横益治字但御之爲治
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傅御傳訓御爲治事之官矣而此必
訓御爲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也此以遂有進
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于家邦與皇矣
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爲迎猶彼訓對爲遂御之訓爲

迎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耳趙注孟子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此亦橫益之福二字非經旨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稽古編曰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覯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王氏釋詞謂不顯之不爲語詞與他處訓爲弗者不同傳云以顯

臨之則不爲語詞可知又案亦爲語詞與亦旣見止亦汎其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以下句之無射亦保文王之不顯亦世而文義自明承珙案不顯之不以爲語詞固可卽以爲豈不義亦可通說見文王篇亦爲語詞與而字同不顯亦臨謂上以顯而臨之無射亦保謂民無厭而保安之傳釋下句取便文故與經倒耳釋文射毛音亦厭也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考正義則釋文所謂一本者乃定本也陸氏旣以爲非則所云毛音亦者是但爲毛作音其下云厭也者乃其自申毛義非毛本有此訓若毛訓保安射厭則不當先保後射矣知釋文較定本爲長

至下章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曰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

侍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王氏釋詞亦以不爲語詞謂不聞聞也不諫諫也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

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
民既安文王之德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
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
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承珙案此二句毛鄭異義
自穎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
以不瑕爲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緜肆不殄厥慍亦不
殞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
稽古編曰鄭取雝雝在宮三章幷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
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
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

句總結上二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廱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承珙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是以雝雝在宮四句爲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爲故今雖是緣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卽緣上章亦可緜肆不殄厥慍卽其例也且以韻求之顧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入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爲句中韻入古音卽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入協爲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瑕可協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珙謂改入歸職

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入合韻瑕盍瑕本音叚入可轉

音乳也今北人讀入字如此至末章造士爲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

幽合韻知古合韻即音轉之權與其說諦矣然則此詩章

句但從故言所分則四五章音韻相諧可無疑義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

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

文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

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

破之按勘記云考此經字自作數箋以數爲擇之假借直
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療
既匡既勑箋中竟改爲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
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
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
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
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此下更有云
云觀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數厭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
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承珙案正義述毛
云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

士則孔所據毛詩正陸氏所稱一本誤以王肅語爲傳義者其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特因箋不破字遂意經有作擇之本非眞見有作擇者也其實本篇烈假箋卽改爲厲假而竝不言烈當爲厲疏亦但言鄭讀烈假爲厲瘕何以不言本有作厲者乎然則經文自當作數傳但有數厭髦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爲長或謂髦俊也見上棫樸傳射厭也卽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此又不然葛覃服之無斁傳斁厭也鄭注禮記緇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服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爲斁借而訓爲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髦俊之訓雖見棫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縣而此篇仍復作訓古人訓詁或複出或不複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皇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駁孫謂是以桀配紂爲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爲證說固紛矣今觀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卽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爲二國之明證也汪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爲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

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惛其殘害下民乃眷然回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去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葢如此箋釋二國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以政為正似改字訓度為謀與究義複又疏引王肅語中傳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則失傳以彼為有道之義從紂謀為非道乃箋說非傳義承珙案書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又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承天云云

此亦言代殷而并及于夏傳不曰二國夏殷而曰殷夏郎此可見是由殷及夏孫毓以爲先察王者之後義自可通至爰究爰度王肅以爲四方之國往從紂謀從紂居究於傳以彼爲彼有道者不合毛意當是謂殷夏之政不得民心於是四方有道之國乃懼而各謀其所居爰究爰度非對文與緜詩爰始爰謀曰止曰時等句同　文四年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云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解可用以申毛

臧氏經義雜記謂箋訓正爲長毛詩當亦作正王肅乃改爲政又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歷引傳箋凡宅居字皆作宅度謀字皆作度初未嘗涸知毛度字亦必訓謀如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承珙謂此說不然其政不獲左傳字亦作政訓度爲居又見於緜五章傳不得皆爲王肅所增改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耆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般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

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脗合也承珙案傳意葢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使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帝惡之惡其爲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周頌耆定爾功傳以耆者爲致解此上帝耆之爲上帝所欲致者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幷改憎爲增以式廓爲規模然則此二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西顧乎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加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珙謂此亦不然耆之爲惡韓詩本有是訓見周頌釋文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今詩耆字疑卽指之借字釋名耆指也美服患人指高明過神惡是指

有惡義謂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云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同傳義益傳云用大位行大政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不得以此爲王肅所加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段云顧上當有西字）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帝遷明德此義承珙案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

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同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今爾雅作
木自斃神立死菑蔽者翳詩疏引爾雅作立死菑蔽者翳
邵氏爾雅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神一句劉
昭注補續志引爾雅木立死曰菑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
文引爾雅木自斃神蔽者為翳又似無立死菑三字皆所
見異本也承珙案爾雅此文是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
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菑謂其死而猶植立者菑當
讀身如斷菑之菑李巡以菑害釋之非是蔽者翳謂其死

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爲斃訓死也亦非是此乃分別
木之自斃者有此二種耳傳以經無神文故但引下二句
自斃爲翳斃當從釋文一本作蔽謂自什而蔽地者爲翳
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
也汪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
王明德以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
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卽周徙就文
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
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此解較王說爲勝

承珙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
箋讀串爲患以患夷卽昆夷載路謂昆夷滿路而去夫既
以此章爲大王之時而昆夷駾矣又屬文王之事已未免
自相矛盾且載之爲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曰傳訓串
習夷常路大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不如
毛說之允爾雅路大也串習也郭注串厭習也與毛傳胳
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
云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邪生民之
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訏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
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爲長承

珙謂生民實覃實訏傳訓覃長訏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覃訏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瘠云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曰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挍勘記云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眚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

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爲誤失之矣承珙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並未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爲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以瘠字駭俗臆改爲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

天立厥配傳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案妃正字毛詩作配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耳然妃之爲媲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媲止當爲

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匹
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爲妃而其義皆爲兩相輩偶而已
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爲妃
釋爲大姒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
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
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稽古編曰案此當
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
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
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

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爲說殊費迴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爲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也而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爲周之文王乃以維此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君乃從其誤也葢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承珙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

雜此文王此所據詩亦作文王至干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則從鄭箋然三占從二既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正義本誤以德正應和曰貊至賞慶刑威曰君三十三字爲毛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則毛詩本作文王亦可決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稽古編曰箋語殊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

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爲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得其意承珙案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德故復釋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謚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非鄭意葢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汪氏與義曰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衆謂文王整其軍旅以遏止徂國之兵衆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

兵衆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珙案孟子引詩以遏徂莒
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
名古字旅莒同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
克莒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
恐其由共又及於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
旅是將往侵旅故云以按孟子作遏詩作按者古按閼遏
字皆通左傳虞閼父漢陳球碑作遏父國語董安于韓非
子作閼于是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正義引王肅語述毛

謂此追本密人來侵之時依其京阜陟我高岡無矢我陵
以下乃周人怒密之詞承珙案王說非是上章已言整旅
按止何用復述來侵此章當是按密之後移師問罪依其
在京者所以整軍經武也然後自阮邑之疆而侵之陟我
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阻盎呂覽說苑皆言伐密
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本未嘗重煩攻戰故但言
其莫我敢當而已或疑文王伐密不當言侵不知孟子引
太誓節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侵本
九伐之一穀梁傳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
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

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敢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徂國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二國絕無一語及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爲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非經意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近儒多據逸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爲地名承珙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師始伐殷秋次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即指爲詩之鮮原則下文岐陽渭將傳將側也與商地不相涉似

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與公劉陟則在巘傳同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彼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巘同字公劉以陟巘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珙案經文此數語是爲伐崇張本猶五章無然畔援數語之爲伐密張本

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
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
威我也此此與傳解略同卽不陵弱暴寡之意不長夏以革
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語意不相
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王雖
三分有二然不恃此以紛更由己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
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
復于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於順天意者爲義政政疑與征同反天意者爲力征其義政奈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
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其

中篇曰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
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此詩不大聲色二句
是不厲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與傳同其義古
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九年襄三十一年左傳皆引
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言文
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此皆與箋意
略同要總爲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疏云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珙案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譖己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并誤解鄭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顧夢麟謂二句無韻此亦當據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兄與方韻也

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承珙案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爲二證據甚明說文轈陷陳車也次之以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殆即詩之臨車故說文以轈次幢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法脩其轒轀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承珙謂轒與櫓同亦臨車之類也後漢書光

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輣樓車也前
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以輣當詩之臨衝爲衝車輣爲樓
車然則毛以臨衝爲二車不可易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茀
茀崇墉仡仡傳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
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
若城無所壞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
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馘箋以言言猶孽孽爲將
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韓詩仡搖也鄭義益本於此疏
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爲將壞

之貌承珙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衞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

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臺臺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訓詁

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
雅釋小者謂之篓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篓篓小也
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葢多矣

靈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
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
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
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珙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
附之說尤爲礙理此篇之序乃蒙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

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竝美其靈德之徧及於鳥獸昆蟲葢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至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鄭仲輿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甯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琪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皇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

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珙案傳云
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
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
義以爲爾雅釋詁文是爾雅令善也古本作靈故書多士
丕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承于旅呂刑苗民弗用靈皆訓
靈爲善鄘風靈雨既零箋亦云靈善也蓋此詩三言靈皆
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囿云言靈道行於囿靈
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即善道靈臺靈囿即謂善臺善
囿也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
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靈臺

爲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爲靈囿非以速成詫其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自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爲是天子之制不知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以爲世法如皐應冢土及造舟之類即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謂即慶都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爲天子靈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

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承珙案賈誼新書君道篇云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終日也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此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欒松曰宣王圍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小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葢據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郎五字之譌古本孟子當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葢後人所改毛傳旣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里也焦氏孟子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

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歟承珙案孟子上云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下文又云則是方四十里不應皆係五十之誤毛傳言天子百里未嘗明言文王之囿百里未必卽據孟子分天子諸侯之制楊雄羽獵賦言文王囿百里齊宣王囿四十里李善注文選但引孟子七十里四十里之文不言異同葢知爲詞賦家約言之辭耳王楙野客叢書云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王囿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下脫一十字此謂范史葢七十里

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此說得
之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
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
二者互相足承珙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
鉤膺濯濯傳濯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正與肥澤近而此
傳訓濯濯爲娛遊者自是與翯翯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
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此與濯濯音義相近娛遊亦往來意
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
以肥飽爲濯濯之由非即以濯濯爲肥飽趙謂鶴鶴爲澤

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爲娛遊文不備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云濯濯嬉游也然彼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爲是詩箋以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又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云定本及集注釋文皆有論思也三

字論同侖思同䚂理之䚂箋申毛耳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角有䚂理毛謂論爲侖之假借鼓與鍾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承珙案段說是也釋文於音烏鄭如字陸氏習於後人以於爲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烏字不必言音烏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得其倫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烏下別鄭爲如字似以鄭作於是而正義述毛又作於是皆誤也上文於牣魚躍釋文無音周頌雝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則非是

於樂辟廱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云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

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
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
尤協矣承珙案周禮天官閽人囿游鄭注以囿爲御苑游
爲離宮賈疏卽引詩靈囿爲證詩疏引鄭駮異義謂三靈
辟廱同處在郊則辟廱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
鎬京辟廱卽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
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丘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
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
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

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師𠭰敦王在雝位格廟冊𠭰是辟廱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彌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廱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

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
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為
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
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始
立於國中者歟

下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案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
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
呂解訓武為迹言先王既歿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

後人能繼不重從先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既
歿亦非無先迹之留遺何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
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
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况序明言繼文下篇繼伐乃
指武功耳華谷岷隱以下武爲不尙武則稽古編駁之謂
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周
未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理矣
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既刻
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
文王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

武爲大武則以大雅而牽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珙案經文曰世德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竝無專繼文王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無競維烈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萬邦作孚而武功或歉於武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

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屈原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珙案書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卽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義本相成武旣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殆以經言下武不可謂後世之迹故從繼

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翁氏附記仍力主嚴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不過詞人以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考此詔在武泰元年其先此孝昌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甯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甯亂則非言偃武可知卽云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甯碑所稱下武膺運其下卽繼曰赫赫明明則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惟所見宋眞宗登泰山述二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尙德下武

緩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倘武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承珙案據孔疏云云是亦以箋此爲如字讀似非鄭意鄭訓言爲我此爲武王言者謂詩人爲武王言之我者我武王也爲字當讀去聲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

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此我亦詩人我武王不然豈
有武王自言而自稱其孝者乎四章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此箋明以昭哉嗣服爲詩人美武王足徵上文永言亦詩
人我武王而非武王自我疏於四章又謂上云永言孝思
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
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夫同一永言孝思忽而自
言忽而又非自言孔氏亦不能自圓其說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

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承珙案王氏詩考引淮南子亦作愼此或古字假愼爲順耳水經灉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鄉也應矦之國詩所謂應矦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矦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于唐唐矦克愼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矦愼德是也

此則實以順德爲愼德然又以成王爲周之成王誦以應
侯爲唐侯亦可見鄭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詩考引漢碑作昭哉來許承珙案劉昭注續漢
書祭祀志引詩亦作昭哉此篇每章首尾疊句相承與文
王篇相近上章昭哉嗣服此即疊上昭哉爲詞當從漢碑
作哉爲是
昭茲來許傳訓許爲進正義曰以禮法旣許而後得進故
以許爲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強後漢書注東平
王引詩昭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詩之原文歟段
氏詩經小學曰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作御

者葢三家詩承珙案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
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稽古編
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珙謂毛訓許爲進則來許似言
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輩竊意此來許猶言
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其先祖之武與
上嗣服同意仍是蒙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亦合鄭箋
來勤之解似非中毛也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
餘福也汪氏異義曰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
乎箋爲順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

序武王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愼來賀以證傳義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承珙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即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王之武功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作我伐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爲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

尤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又云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諡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二章文王事之盛故舉其義諡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爲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六章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諡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

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
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
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承珙案此疏雖本
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强李迂仲曰此詩言文王則先曰
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不一
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爲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卽
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言文王之時已有王業
也武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
者詩人歌詠旣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
之不足也黃實夫曰文王未嘗爲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

天下稱之之辭以見其有爲君之道而空爲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而以武王終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爲王后故先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爲皇王而後存其本稱承珙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爲優

遹駿有聲箋云遹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爲辭助說文欥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欥求厥甯然則欥葢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承珙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曰詮就也葢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

之字自當作吹別作聿作遹而訓爲述爲遂者爾雅遹述也詩文王傳聿述也魏蟋蟀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竝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爲作述之述則非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字之孳乳訓詁之引申類多如此段氏說文注曰古聿遹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遹而毛無傳毛意遹卽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珙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

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葢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爲文王之聲下句爲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遹字若但以遹爲語詞則旣云文王有聲又云遹大有聲文義複疊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輒改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當爲城字之壞城溝猶城池耳承珙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窒礙葢箋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爲配是經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

洫深池之訓或從說文減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爲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爲證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強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減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欲作猶適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

也稽古編曰來孝之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之意但如後儒所解則遹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王氏述聞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

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承珙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孝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也放齋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承珙案傳訓濯爲大箋申之以爲文王之事益大既作豐城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即因豐垣之有翰以與文王之爲

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垣者兩邊縮板必有所立之榦與牆爲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爲之榦也傳云翰榦也者謂翰爲榦之假借板曰大宗維翰江漢曰召公維翰又可見此詩前四章皆指文王若武王既爲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承珙案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目豐水而言蓋關中八川自涇渭外其灞滻灃

鎬潦潏諸水惟灃見於禹貢自是大水爲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灃水攸同與鎬京之四方攸同以禹績與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爲天下所歸乃由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珙案正即周官所謂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爲易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

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
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爲正吳語請貞於陽卜韋
注亦云貞正也蓋龜以卜正爲吉故箋云正之謂得吉兆
也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
而生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嚴緝以爲仕
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珙案
此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
下景公登寢而望國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
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

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
爲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
鄭音遜承珙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曰數世之仁也鄭注
云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
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
箋詩乃改訓孫爲順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
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宮括
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然太平
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終